

阿彩 著

当红原创文学人气作家

中国移动『咪咕阅读』征文大赛导师阿彩代表作品
精彩大结局重磅上市……

帝医风华

④ 凤凰展翅涅槃生

下册

大结局



悦读纪
EXCITING READING
悦读与成长系列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海外版

帝医风华

卷一

帝医风华



帝医风华

大结局

④ 凤凰展翅涅槃生
DITI
FENGHUA
阿彩 著
下



第二十一章

陷阱，不许去

在一月之期的最后一天，秦寂言收到了长生门的信。那封信用词十分客气且华丽，通篇没有说一句正事，皆是恭维与问候，末了才提了一句“子时凰园，恭候圣上与顾姑娘的大驾”。

“凰园在哪里？”秦寂言看完信就把焦向笛找来了。焦向笛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：“凰园？江南没有什么凰园呀。”

“没有凰园？不可能，你仔细想一想。”秦寂言不认为长生门的人会耍他。

“我去查查地方志，也许改了名。”焦向笛可以肯定自己的记忆没错，却不敢保证江南以前没有过叫凰园的地方。

秦寂言独坐在书房，又将信仔细看了一遍，确定信中没有什么暗号、谜题才放下。

“凰园？凤为雄，凰为雌。这天下敢用凰字的人可不多。父亲好像说过，要像皇爷爷对皇奶奶一样，替母亲打造一座凰园。莫非当年皇爷爷为皇奶奶建的凰园就在江南？”秦寂言猛地睁开眼，眼中精光顿现，“子车！”

“圣上。”子车从角落里走出来，双手抱拳。

“你可知当年皇爷爷为皇奶奶造的那座凰园在哪里？”太上皇年轻时与妻子之间的事，自秦寂言的外祖岳家被灭后，就没人敢提起。当年，太上皇为了得到岳家的支持，曾许诺一生只娶一妻，哪怕妻子无子嗣也不纳妃、纳妾，后来太上皇却食言了。可那时候太上皇已坐稳皇位，岳家就是再不满，也只能忍着。

子车低头思索片刻，摇了摇头：“属下不知。”

“让人去查，查当年太上皇是否来过江南，是否在江南建过园子。”秦寂言断定信上所说的凰园与他的皇奶奶有关。

“好一个长生门……”秦寂言敲击着椅子扶手，一下接一下，“长生门在这个时候提及凰园，到底有什么阴谋？”

就在此时，焦向笛抱着一本厚厚的地方志来了：“圣上，下官查到了。”

秦寂言挑眉，诧异于焦向笛的高效率：“怎么这么快？”

“下官运气好，看守卷宗的小吏熟读地方志，下官一问，他便找了出来。”焦向笛抱着地方志上前，将其中一页摊开，呈到秦寂言面前，“圣上请看，四十多年前，太上皇还未登基，曾携妻游江南，并建了一座园子。据说那座园子由太上皇亲自设计、监工完成，建成后名为凰园。不过太上皇登基不久，凰园就被大火烧毁了。”

“果真是皇爷爷建的凰园，遗址在哪里？”他要看看，当年他皇爷爷亲手建成又亲手毁掉的凰园在哪里。

“离城外怪坡十里远的桃林里。”焦向笛确实是长进了，虽然秦寂言没有下令，可他来见秦寂言之前，就把所有的事都了解清楚了。

“派人把那座林子清干净。”秦寂言站起来，从焦向笛身边走过。

“是。”这一刻，焦向笛终于明白什么叫帝王之威了，也终于明白父亲说的“皇上已不再是秦王”是什么意思了。

确定长生门信中所写的凰园与太上皇有关后，秦寂言就知此事没有那么简单了。从书房走出来后，亲自去见老管家。

“在江南接应你的人是谁？”秦寂言开门见山地问。

“什……什么？”老管家这几天精神极差，脑子反应迟钝。秦寂言只得重复一遍，老管家这才反应过来，却没有回答，而是桀然一笑：“皇上可是查到了什么？”

“他与岳家有什么关系？或者说，他与我皇祖母有什么关系？”秦寂言这句话，就含了老管家要的答案。

“没想到短短的时间内，皇上就查到了这么多东西。”老管家心里的不安像海浪一样汹涌，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。

“彭长老，回答朕的问题！”秦寂言的语气陡然严厉起来，饶是老管家有心理准备，也被吓得不行：“圣……圣上想知道什么？”

“朕要知道那人的身份，以及他与岳家的关系。”秦寂言问完后，又补了一句，“别告诉朕不能说，忠心蛊的用处，朕比你更清楚。”

借口被堵了，老管家苦笑：“皇上就是知道了又能如何？他现在是长生门的人。”

秦寂言道：“那是朕的事，你只要把你说的说出来就行。”

“我知道得也不多。”老管家知道自己今天逃不过了，必须说点儿什么才行。不过在说之前，他得先给自己讨点儿福利，“皇上，能让老奴吃饱了再说吗？”这些日子，他吃点儿东西就被催吐出来，饿得两眼发黑。

“来人，送两碗米饭来。”秦寂言没有在这种小事上为难老管家。

暗卫端来两碗米饭，连一片菜叶子也没有。老管家也不嫌弃，捧起米饭就往嘴里扒，不到一刻钟，就把两碗米饭全吃完了。喝了一口水，老管家总算觉得自己活过来了。整整衣衫，给秦寂言行了个礼：“多谢圣上。”

“说。”秦寂言连眼眸都不曾动一下，冷冷地说道。老管家答道：“皇上要问的人，现

在是长生门的门主，曾经是岳家的表少爷，也就是您祖母的表哥。”

“岳家的表少爷？他怎么没死？”太上皇当年不仅灭了岳家的九族，还亲自过问、监斩，岳家的姻亲、族人没有一个逃过那场灾难，秦寂言不认为那人有本事从那场灾难中逃脱……

“在岳家被灭族前，那位就已经是长生门的人了。那位在您的祖母嫁给太上皇后，没过多久就出海了。”老管家既已开口，便不介意多说一些。

秦寂言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他安排进岳家的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老管家低着头，不敢看秦寂言。

“很好，朕明白了。”秦寂言冷笑一声，站起来道，“朕今晚就看看，你的主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“那位……”老管家张了张嘴，却没有说话，秦寂言看了他一眼，转身往外走。老管家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可就在他以为自己逃过一劫时，暗卫端了一碗药进来：“彭长老，是你自己来，还是我们喂你？”

“皇上并没说给我灌药。”老管家看着暗卫手中的药，眼中闪过一抹惊惧。

“皇上也没说不给你喂。”暗卫将药碗递到老管家面前，“彭长老，最后一天了，别让我们难做。”

老管家只得将药碗接过，一饮而尽。药效极快，老管家才喝下，胃里就一阵翻涌。暗卫熟练地把他拎到木桶旁，让他慢慢吐，直到把胃里的东西吐空为止。

秦寂言与顾千城商量好对策，带着人连夜朝城外的怪坡赶去。

怪坡之所以叫怪坡，是因为那坡一会儿上坡，一会儿下坡，起起伏伏的，让人看不到路的另一头。秦寂言早有准备，并没有受怪坡的影响，只是路过时将栖息的鸟儿惊飞了，才让林中的人知道他们来了。

一路颠簸地走完怪坡，秦寂言一行人终于看到了那片桃林。只见桃林里挂满了琉璃宫灯，夜景美不胜收。只是这份美丽，在秦寂言和暗卫眼中却很可怕。秦寂言一查到凰园所在，就立刻派人前来查探，还留下四组人监视桃林与凰园的动静。一旦凰园附近有异动，监视的人就会把消息传回去；就算没有异动，每隔一个时辰，也会传一次消息。从出门到抵达桃园，只有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前，他们收到的消息是一切正常，可现在桃林已挂满宫灯，这说明长生门只花了不到半个时辰，就将桃林装扮得如此美丽而又诡异。

“果然是不将皇权放在眼里的长生门。”秦寂言停在桃林入口，看着灯火通明的桃林，眼眸微眯。

桃林中间就是凰园，按他之前收到的消息，站在桃林入口是看不到凰园的，可他此刻不仅看到了，还看得很清楚。暗卫口中破旧的凰园，地方志上记载的被大火烧了的凰园，此刻却金碧辉煌，比皇宫最精致的宫殿还要华美。

“去，看看。”秦寂言一挥手，便有两名暗卫上前。可是前行不到五米，就听到砰砰两

声，两名暗卫重重地摔在秦寂言脚下。

这绝对是挑衅！

“好手段。”秦寂言十分平静地夸了一句，独自往里走，这次没有人阻拦。当秦寂言走到凰园，一道声音从天而降：“大秦的皇帝，果然好气魄！”

“既然来了，就现身吧。”秦寂言站在凰园前，细细打量着这座传说中的凰园。

此时的凰园，不见一丝被大火烧毁的痕迹——朱红的大门、精铜的门柱、纯金打造的匾额、龙飞凤舞的“凰园”二字，端的是气派。

秦寂言刚将前门看完，门就开了，一名身着青色广袖长袍、脚踩木屐的男子走了出来。男子一头青丝随意披在身后，被风一吹，青丝迎风飞舞，露出俊美温雅的面孔。

男人莞尔一笑：“看到这座凰园，有什么感想？”

“你就是岳家的表少爷——秋离？”此时出现在这里的，除了岳家那位，秦寂言想不出还有其他人。

“怎么？我不像吗？”秋离面带笑意，眼神柔和平静，整个人如同一幅画般静美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与太上皇一辈的人。

可是秦寂言只是盯着他看了数秒，就肯定地说：“像。看到你的眼睛我就知道，你不像外表看着那么年轻。”

秋离有一双与外表不符的眼睛，那双眼，看似平静，实则盛满历经岁月洗礼的沧桑和死寂。

“年轻人眼力不错，难怪最后是你登上皇位。”秋离侧过身，摆出一个“请”的姿势，示意秦寂言进去。

随着他的动作，宽大的衣袖划出极好看的弧度，秦寂言看了一眼便收回视线。大秦的贵族有一段时间很喜欢魏晋的广袖宽服，不少贵族成天着广袖、踏木屐，后来太上皇明确表示不喜，那些贵族才纷纷放弃。

“好看吗？”虽然秦寂言只看了一眼，秋离仍然注意到了。他晃了晃衣袖，颇为骄傲地说：“我曾经引得大秦贵族争相效仿，他们纷纷学我踩木屐、穿广袖、服五石散。”

“原来是你。”秦寂言终于明白，太上皇为何不喜欢广袖服了。

“正是我，是不是很意外——我这个失败者，也曾风光过？”秋离用“失败者”来定义自己，可见他心中的恨有多深。

秦寂言道：“观阁下的长相与气度，不难猜出，四十年前，阁下是何等的风华绝代。”

“哈哈……你倒是个诚实的孩子，我真的越来越喜欢你了。”秋离肆意地大笑，一副不羁的样子。

秦寂言没有接话，只是继续往前走。走到里面，就能明显看到被大火烧毁的痕迹。不过，看得出有人用心整理过，园中并不见灰败。

“可惜，时间来不及，无法将凰园重建。”秋离走进来后，情绪明显低落了不少，“这

些石头，都是我亲手挑的。”

“当我得知他要为表妹建凰园，便四处收罗天下最好的材料、最好的匠人，然后费尽心思地送到他面前，用尽一切办法让他按我的想法建了这座园子。”

“我是这世上最了解表妹的人，知道表妹喜欢什么、不喜欢什么。凰园是按我的构思建成的，表妹果然很喜欢，一住就是大半年，舍不得离开。”

“因为凰园，他与表妹的感情越来越好。表妹把一切功劳都记在他身上，认为他了解她、知道她所有的喜好，而我这个凰园的真正设计者，却什么也得不到。”

“不过，只要表妹幸福就好，我并不想打搅她的生活。可是……表妹并不幸福！你那好祖父，娶了表妹之后却毁诺纳妃，害得表妹伤心不说，还把凰园给烧了……”秋离说着说着，声音带上哭腔，秦寂言扭头一看，就见他满脸都是泪水。

秋离任由泪水滑落，并不去管，继续说道：“凰园承载了我对表妹的爱恋，也承载了表妹的爱恋，最后却让人给毁了，你能体会我当时的心痛与愤怒吗？”

秋离说这些话时并没有看秦寂言，事实上他这些话也不是说给秦寂言听的，他只是想说一说当年的事。这些事埋在他心里太久了，再不找个人说出来，他怕自己会忘记——忘记他的表妹，忘记他曾经最爱的少女。

“知道我为什么喜穿广袖服吗？因为我的表妹说过，最爱看我穿广袖服的样子。”秋离说到这里，声调提高了几分，像是孩子一样得意，随即语气一变，一脸惆怅地说，“表妹是一个很美好、很单纯的女子，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，除此之外，她还是一个很固执的人，认定了一个人就会死心塌地，哪怕那个人伤了她，她也不后悔。”

“我最喜欢的就是表妹这一点，可也最恨这一点。你那祖父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用谎言骗了表妹。表妹芳心错付，一错就是一辈子。”秋离说到最后，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。

“朕不同情你，你活该！”秦寂言从来没见过有人能哭得这么伤心，就像天塌了一样。

“活该？”秋离似哭似笑，“我确实是活该。如若当初我坚定一些、执着一些、果断一些，根本没有你那祖父什么事。”

“世上没有后悔药，你活在过去，又有什么意思？”秦寂言平静地问道。

秋离道：“我没有活在过去，否则就不会放任凰园颓废。凭我的能力，重建凰园只是抬手的事。”

秦寂言道：“这些年都没有人发现凰园的遗址，是你动的手脚？”

“不是我，难不成是你的皇祖父？这是表妹的凰园，我不会随便让人进来。你要不是表妹的嫡孙，我也不会让你进来。”秋离已从崩溃的情绪中走出来，声音带着几分嘶哑。

秦寂言道：“朕是不是应该感到荣幸？”

秋离没有立刻说话，而是盯着秦寂言看了半晌，轻轻叹气：“你……一点儿也不像你祖父。”正因为这一点，他才让秦寂言进凰园，秦寂言确实应该感到荣幸。

秦寂言道：“朕的父亲说过，朕的长相随了祖母。”这也是他的皇祖父对他这么好的原

因之一。

“有三分像。表妹没有你这么冷，眼睛也比你大一些，眉眼弯弯，笑起来很好看。”秋离看着秦寂言，眼神有些迷离，分明是透过秦寂言在看他的表妹。被一个大男人盯着看，秦寂言生生压下想要揍秋离一拳的念头，果断朝花厅走去。

花厅焕然一新，不见一丝灰尘与火烧的痕迹，没有那些旧物的影响，秋离也恢复正常了。

“抱歉，我刚刚失仪了。”秋离拿起帕子抹了一把脸，终于恢复了原有的气度与风华。

秦寂言道：“朕能理解。”陷入过往、发了疯似的秋离不好打交道，可是恢复正常的秋离也不好打交道，不过秦寂言并不在意。秋离找上他，必是有所求，不管秋离有多难打交道，他只需要等秋离主动开口就行。

秋离似乎明白秦寂言的打算，进来后也不开口，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秦寂言，那神情好似料定先开口的人一定会是秦寂言一样。

秦寂言不开口，秋离也不开口，两人就这么静静地坐着。不知坐了多久，秋离终于开口打破了沉默：“你很沉得住气。”

“朕的皇祖父也这么夸过朕。”秦寂言唇角轻扬，看似无害，这句话却让秋离变了脸。太上皇曾和秋离同时爱上一个女人，现在又夸过同样的话，这让秋离怎么能高兴？

秋离道：“我突然发现，你没有那么聪明。”

秦寂言道：“朕聪明与否，不需要别人评价。既然你开口了，就把你的要求提出来。”

“你很心急？”秋离脸上的笑容不变，语气却带着一丝嘲讽。他在等，等秦寂言心急，只有心急了，自乱阵脚，他才能漫天要价。

“不，朕是怕你年纪太大，熬不住。”秦寂言不知秋离在不在意自己的年纪，可除了他的皇祖母外，他暂时只能找到这个攻击点。

秋离不见气恼，温和地说道：“长生门修的是长生道，年纪于我而言，不过是个数字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。”秦寂言说罢便站了起来，“朕不希望走出去还要用半个时辰。”

“你不想要择子的解药？”秋离没想到秦寂言会突然起身，眼角一挑，急切地开口，刚一说完他就后悔了。

如此一来，心急的人倒是他了……

秦寂言脚步一顿，眼中闪过一抹讥讽：“不是朕不想要，而是阁下不想给。”

“我今天会出现在这里，就是为了给你择子的解药。”不知何时，秋离将一个白玉药瓶放在了桌上，“这里面装的就是择子的解药。”

白净的药瓶静静地躺在桌上，秦寂言只看了一眼就收回了视线。

“朕怎么知道这里面装的是解药还是毒药？”择子的解药要是这么好拿到，秋离就不会

大费周章地引他前来了。

“你只能选择相信我，不是吗？”秋离的语气和脸上的笑容一样温和，只是那笃定的口吻让人不喜。

秦寂言道：“朕不相信你。”

“择子的解药只有我有，你只能选择信我。不信我，你的孩子、你的女人，你只能选择一个，不知你会选择哪一个？”秋离摇了摇头，怜悯地看着秦寂言说道，“我想……应该会是孩子吧？你们秦家的人一向自私，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人，而牺牲自己的子嗣。”

秦寂言冷冷地吐出两个字：“条件！”

秋离戏谑地笑道：“呵……终于沉不住气了。”他没想到，秦家的男人会这么在乎一个女人。

“朕给你一炷香的时间，一炷香后没的谈。”秦寂言的眼中闪过一抹厌恶，双手背在身后，双眼平视前方。

“你在威胁我？”秋离扬眉。

“不，朕没兴趣威胁你，也没空陪你浪费时间，说与不说在你。”秦寂言依旧没有回头看秋离。

“我要是不说又如何？择子的解药只有我有，你要走出去，便永远得不到择子的解药。”他可以忍受任何人的威胁，唯独不能忍受秦家的男人威胁他。他永远忘不了，四十年前，那个姓秦的男人，如何威胁他离开大秦。

“朕可以不要子嗣。”秦寂言抬步便往外走。

“站住！”秋离见秦寂言不受威胁，勃然大怒。

秦寂言却没有理他，步伐不变地朝外走，眼见就要跨过门槛，秋离脸色大变，不得不退让：“等一等——”

“说！”秦寂言一顿，缓缓收回脚步，却没有回头，就这么站在门槛内，一抬脚就能走出去。

“我要你祖母移墓，我要你下旨昭告天下——你祖母与那老东西不再是夫妻。”秋离的心魔就是他的表妹，他从来没想到会为岳家报仇。

“你在做梦吗？”秦寂言轻蔑地看着秋离，“别说朕的祖母与祖父出身皇族，就是普通人家，也不可能由一个晚辈公然妄议长辈和离的事。至于移墓，你以为你是谁，有什么资格要求朕的祖母移墓？跟朕提这个要求，等你找到岳家的嫡系血脉再说。”

“除了择子的解药外，我再加上你父亲的消息。”这是秋离一生的追求，只有表妹与那老东西和离了，他才能娶表妹。

秦寂言转身看着秋离：“朕的父亲还有什么消息？他十六年前就死了，死在末村，如果朕没有记错的话，我父亲之所以会死，岳家之所以会被灭族，都与你们长生门有关。”秦寂言本以为长生门的出现只是巧合，只是为了他父亲手中的《夷国志》，现在看来他还是太天

真了。长生门当初的目标，不仅仅是《夷国志》，恐怕还有他父亲。

秋离抬头，对上秦寂言的视线，俊美出尘的五官有刹那的扭曲，不过很快又恢复冷静：“你父亲确实是死了不错，可他的尸骨你不是没有找到吗？我用你父亲的尸骨换表妹的移墓，可好？”

秦寂言想都不想就拒绝了：“没的商量。”

“难道你想眼睁睁看着你父亲永远无法魂归故土吗？”秋离压低声线、放缓语速，每一个字都充满感情，就像诱人堕落的恶魔。

秦寂言知道这是声音暗示，不客气地拆穿秋离：“别试图迷惑朕，没有用。不管你用什么交换，朕都不会让皇祖母移墓。”

小伎俩被拆穿，秋离不见尴尬，继续道：“你就不想知道，你父亲的尸骨在哪里？”

秦寂言道：“只要他的尸骨还在，朕就能找到。”秋离的话是真是假还难定，他不可能为了不确定的事，而冲动地做出决定。

“你不相信我的话？”秋离立刻就明白了问题所在，“我没有骗你，你父亲的尸骨还在，是我收殓的。”

“朕相信。”秦寂言相信秋离的话，相信父亲的尸骨没有被野兽分食。但同时他也相信，他可以凭自己的力量找回父亲的尸骨。

“既然相信，你也不肯同意我的条件？”秋离看着秦寂言，双眼微眯，闪着危险的光芒，“你应该知道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”

“你可以试试，就算你偷走朕祖母的尸骨又能如何，祖母永远不会承认你。”秦寂言神色平静地站在原地，好似完全不将秋离的威胁放在眼里。

“不肯交换？那么……另一个条件，你也是不会答应了？哪怕我用择子的解药，还有长生门的地图跟你交换？”明知秦寂言不会答应，秋离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条件。

秦寂言道：“朕要的东西，不需要以出卖皇祖母的尸骨和名声的方式来换取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只能用长生门的力量来对付你了。等我把你推翻，大秦的皇帝换了人，那人一定很乐意答应我的条件。”帝王之位的诱惑极大，秋离不认为有人能拒绝得了。

“你可以试试。”秦寂言留下这话，看也不看桌上的药瓶，转身就往外走。这一次，秦寂言没有迟疑，秋离也没有喊停，秦寂言就这么走了出去，可是……

下一秒，却有数道身影从两侧飞出，挡住了秦寂言的去路。

“想走？哪儿有那么容易的事。这是表妹的凰园，不是你的皇宫。”秋离不知何时站到了台阶上，风一吹，衣袍与长发齐飞，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味道。

“想留下朕，凭他们还不够格。”秦寂言脸色不变，抽出腰中的长软剑。

“暗风楼的长软剑？你与云家有什么关系？”秋离神色微变。

“云家大小姐，就是朕的母亲。”秦寂言没有隐瞒。

“难怪你能活着长大，还习得一身本事。”秋离对秦寂言赞许地点点头，“你很强。”

说罢，秋离啪地打了一个响指，两侧又蹿出六人。这六人出现后，二话不说，持剑上前，替换前一批人。电光石火间，对手就换人了，秦寂言眼中闪过一抹凝重：如果秋离用车轮战对付自己，自己今晚怕是要吃亏。

像是为了验证他的话一般，秋离缓缓开口：“慢慢打，不着急。长生门什么都不多，就是打手多，杀了这一批，还有下一批。”

秦寂言的眼中闪过一抹犹豫，下一秒，他就做出了决定——杀！

刹那之间，秦寂言周身气势大变，手中软绵无力的长剑变得锋利无比。数道剑光闪过，长生门的打手完全看不清秦寂言的剑在何方，而等他们看清时，剑已逼至面门，六个人眨眼间全部倒下。

可秋离不会给秦寂言休息的时间，这六人一倒下，第一拨人又杀了上来，同时还有一批人从墙头蹿进来，随时待命。而秦寂言能做的就是不断挥剑，杀光面前的人。可面前的人却好像怎么也杀不光一样，杀了一批又来一批，无穷无尽。

秦寂言气息微喘，满身是汗。他不知打了多久，也不知自己杀了多少人。凰园似乎没有白天，他在桃林走了半个时辰，子时踏入凰园，与秋离耗了半个时辰，又杀了大半天，杀到手都软了，仍旧不见天亮。

“有趣，有趣。不知你能打多久才会倒下。”秋离站在一旁，脸上的笑容越发深了。

“朕不会倒下。”秦寂言握剑的手有些颤抖，说出来的话依旧沉稳。

“这些不过是开胃菜，重头戏还在后面。”秋离轻拍巴掌，只见劲风一起，八条身影分别从两侧冒出。秦寂言能明显觉出这八人的实力比之前那些人高出不止一截。

八人同时出手，剑光结成一张网罩住秦寂言，剑尖直击秦寂言的要害。秦寂言一剑就将八人逼得后退数步。

“吧嗒，吧嗒……”秦寂言站在原地没动，握剑的手明显在颤抖。剑尖抵在地面上，血顺着剑身往下流，落在地上，很明显，这一次流的血，不仅仅是对手的血，还有他的。

秋离鼻子抽动，皱眉道：“你吃了什么？你的血怎么会有药香？”

秦寂言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没有回答。

“不说也没关系，我相信你早晚会说。”秋离抬了抬手，示意八人继续上。

第一击失败后，八人毫不气馁，再次朝秦寂言发起攻击。

秦寂言身形一侧，背对八人，而他身后的剑就像长了眼睛一样，不仅挡住了八人的攻击，还将其中一人刺伤。

“好，好剑法！不愧是云家的后代。”秋离轻拍巴掌赞了一句。

秦寂言仍旧没有说话，一击过后退回原位，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不会主动进攻时，突然往前跃了一步，背在身后的剑也在第一时间挥了出来。

“啊——”一道剑光闪过，八人异口同声发出惨叫，一个接一个摔倒在地。

“好快的剑。”秦寂言刚刚出手太快了，快到秋离没有准备。

秦寂言淡淡道：“杀人的剑，怎么可能慢？”

“我还是低估了你。”秋离说话间招人过来，又见四人飞身而出。这四人身轻如燕、身形娇小，像是十二三岁的少年一般，可一看他们的脸，就知道他们并不是什么青葱少年。

这四人一出来，就朝秦寂言扑去，而且是一个接一个、一招儿接一招儿，完全不间断。这四人身手极其灵活，而且极擅躲藏，每每秦寂言的剑刚挥出，人便闪开了，然后第二人又补上。为此，秦寂言不得不临时改变剑的走势。

对了近百招儿，秦寂言终于发现了这四人的规律，于是再次出剑时，剑势还没有出去便改了方向，快对方一步，把接下来准备进攻的人杀了。没有意外，这四人全废了。

“出来！”最后一个人还未倒下，秋离就开口了。

这一次，同样是四个人。和刚刚身形灵巧的四人不同，这四人极度笨拙，每一个都肥硕得像座移动的小山，随着他们的走动，连地面都在颤抖。

“他们皮糙肉厚，刀枪不入。”动手前，秋离先把这四人的优势说了出来。

“朕从不相信有人能刀枪不入。”就连唐万斤那个变态也做不到，这世间还有谁能做到？

“我从不说大话。”秋离说完这话，突然朝四人甩出四把飞刀。飞刀泛着银光从四人的胳膊上扫过。诚如秋离所言，这四人刀枪不入，四把飞刀没有在他们身上留下任何痕迹。

秋离早不出手、晚不出手，偏偏此时出手，秦寂言知道秋离是想震慑他，可是这么做对他来说不仅没有效果，反倒让他松了口气——秋离迫不及待地展现实力，就表示他手底下的人不多了！

有了这样的推断，秦寂言就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。这一次，秦寂言化被动为主动，在四个壮汉出手之前发起进攻。

秦寂言手中的剑长而薄，亦柔亦刚，灵活锋利。同样的力道，这把剑的杀伤力是普通剑的十倍。可是，这么锋利的剑，在秦寂言的全力一击下，也只能在四个壮汉身上留下一道粉红的印记，可以想象这四人的皮有多厚。

他们不仅皮厚，而且力道极大，一拳打下去，能把人掀翻。虽然没被对方打中，可秦寂言的脸颊仍然出现了一道血痕。

四个大汉完全无视秦寂言的攻击，笨拙地将他围中间，然后一人一拳打在地上。秦寂言周围的土地全部陷了下去，秦寂言身子不稳，往后退了一步。四个壮汉没有放过这个机会，同时出手打向秦寂言，将他前后左右的退路都封死了。

秦寂言想也不想就凌空往上踏步，避开了这四拳。

“云梯？”秋离看到秦寂言凭空踏步而起，震惊地说道。秦寂言的底牌，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多。

秦寂言没有回话，避开四人的拳头，凌空一个翻身，执剑直冲而下，这一剑的目标，是左侧壮汉的头顶。

人的头顶有一个重要的穴位——百会穴。秦寂言就是想试一试，一剑刺向百会穴，能不能杀了这个壮汉。

可是，秦寂言的剑刺在对方的百会穴上，却连半寸都没有没入，甚至一点儿血丝也不曾见。一击不中，秦寂言当即翻身落地，身子一矮，手中的剑直击对方的胯下，结果却同样令人失望。

与四个大汉过了百余招儿，秦寂言的气息开始不稳，脸上沁出一层薄汗，看上去很是狼狈。

终于见到秦寂言狼狈的样子，秋离眼中的笑意更深：“好，很好！”

可是秋离却没有高兴太久，因为秦寂言找到了他们的破绽，那就是——他们自己。

这四个壮汉，力有百斤、铜皮铁骨、不惧任何刀枪，可当他们互相撞上呢？就好比唐万斤用自己的拳头打自己的拳头，最后受伤的一定是他自己一样。

接下来与四个壮汉过招儿时，秦寂言用剑逼退其中一人，让对方在原地打了一个转，然后他退过去，与对方背对背而站。其他三人见他露出破绽，毫不犹豫地同时出手。三只铁拳几乎同时落在另一个大汉的背上，咚咚咚三声巨响之后，被打中的大汉轰然倒地。

打倒自己的同伴后，三个壮汉一点儿反应也没有，继续去找秦寂言，然后挥拳。很明显，这四个壮汉智力十分低，秦寂言就算同一招儿用千遍，他们也不会懂。

“果然聪明。”在秦寂言用同样的招数又放倒一个壮汉后，秋离闭上眼，他知道，这四个人又废了。

没给秦寂言太多时间，最后两个壮汉还没有倒，秋离又让人加入战斗。这一次出来的只有两个人！

“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。”秋离毫不掩饰自己的欣赏，“表妹要是知道她的孙儿这么能干，九泉之下也能安心了。”

“哼！”秦寂言冷哼一声，眼中的轻蔑表露无遗。

秋离不以为意，继续道：“可惜你也是那个老东西的孙子，我是不会放你走的。”

诚如秦寂言所预料的那般，当他将这两人解决后，秋离没有再派人出来，而是自己抽出了剑：“你杀光了我带来的人，不过没关系，还有我。”

“我能杀光你所有的人，你也留不住我。”秦寂言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握剑的手不由得加重了力道。

秦寂言相信，不管秋离有多强，他都能活着走出去。

因为外面有人在等他——他的妻子，他的孩子！

他绝不允许他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……

第二十二章

对赌，必须活着走出去

秦寂言坚信自己能走出去，秋离则打定主意——绝不允许秦寂言活着走出去。

两人谁都不会低头，谁都不会妥协，大战一触即发。

不过，在打之前，秦寂言问了一句：“朕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取择子的解药。就算朕拿不到，你至少也应该告诉朕，择子的解药在哪里？”

“择子的解药？”秋离眼眸微微上挑，“我以为，你更想知道你父亲的尸骨在哪里。”

秦寂言道：“今天，朕的目标只是择子的解药。”

“打赢了我，你就能拿到择子的解药。打不过我，你和你的剑一起留下。”秋离的剑指向秦寂言，“当年我差点儿进了暗风楼。”那时候他为了变强，什么都愿意做，哪怕是成为杀手。

“可是，你外公看不上我。他说我这人太复杂，不适合做杀手。杀手不需要聪明，只需要听令就好，而我永远不会服从。”不仅如此，暗风楼楼主还当着他的面，收下一个病得快死的小乞丐，此举无疑是在告诉他，他秋离连个乞丐都不如。

所以，等他在长生门站稳脚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长生门的势力，联合江湖各大杀手门派将暗风楼毁掉。

这天下没有人能永远站在高处，一直雄霸天下。暗风楼高高在上太久了，有太多人想要取而代之。他的出现，不过是使这件事加快，并且更顺利。

想起往事，秋离脸上的笑意更柔和，看秦寂言的眼神又变成了之前的悲悯，甚至还有一丝嘲讽与得意。

秦寂言见秋离这般，不由得大胆推断：“暗风楼的瓦解，与你有关？”

秋离是个骄傲的人，自是不会藏着掖着：“暗风楼的人有眼无珠，留之何用？”

“父族、母族的仇……朕不杀你，枉为人子。”两仇叠加，此仇不共戴天，他绝不会放过秋离和长生门！

“不是我看不起你，就凭你，想要杀我，下辈子也不可能。”秋离敢当着秦寂言的面承认，自然不会怕秦寂言的报复。

秦寂言道：“既然你这么自信，不如我们赌一把。”

“怎么赌？”秋离没有拒绝，可这并不表示，他对秦寂言所说的赌一把有兴趣，他只是享受戏耍对手的过程罢了。

秦寂言道：“你拿出择子的解药。我杀了你，我带着解药走。”

“我拿出来，你信吗？我之前就拿了，你不信。”秋离说的是他放在屋内的那个瓶子。

秦寂言道：“朕相信你不会做这样的事，毕竟你不相信朕能杀得了你。”

秋离笑了一声：“激将法对我没用。在我面前使心机，你还太嫩了。”

“激将法不管何时都有用，只要你愿意配合。”秦寂言相信，依秋离的骄傲，明知是激将法，仍旧会上当，因为在秋离眼中，他秦寂言只是个猎物……

诚如秦寂言所想，秋离压根儿没有把他当成对手。是以，明知秦寂言用的是激将法，秋离也同意了。

“必胜之局，赌与不赌都没有关系。既然你想赌，看在表妹的面子上，我答应了。”秋离随手取出一个木盒，却没打开，而是往后一抛，丢在屋顶上，“择子的解药就在屋顶上，想要拿到它，你只能从我的身体上踏过去。”

“朕会拿到解药。”秦寂言看了一眼，轻轻点头。

秋离无声一笑，摆出一个礼让的姿势：“念你年轻，先出手吧。”

“朕就不客气了！”秦寂言大方地应下，话落，人动，剑至！不过刹那间，秦寂言的剑就逼近了秋离的面门。

“好剑法！”秋离毫无保留地反击，剑横挡在秦寂言面前，试图将秦寂言推开，却没有成功。秋离的眼中闪过一抹诧异，当即加大力道，秦寂言被逼得后退半步，秋离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同样后退了半步。

“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强的体力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底牌。”秋离的眼神，若有似无地落在秦寂言受伤的右手上。

“底牌这种东西，不到最后怎么会拿出来。”秦寂言仍旧没有出手，既然秋离给了他时间调息，他又何必浪费。

“如此，就让我见识见识你的底牌。”最后一个字还未落下，秋离就动手了，手中的剑指向秦寂言受伤的胳膊。

秦寂言脸色微变，没有正面迎战，而是连连后退。直至离墙半米，退无可退，才不得不停下。举剑，迎上秋离的剑，秋离突然改变剑势，刺中秦寂言的左胸，血瞬间飙出。

秋离轻蔑地冷哼一声，举剑再次刺过去，可就在此时，秦寂言左手向上一翻，两颗黑漆漆的铁球稳稳地落在他的掌心。他用力一握，然后掷向秋离，同时抬脚踹向身后的墙，借力跃过秋离朝屋顶飞去……

“什么……”“东西”二字还没说出来，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，秋离四周的泥土、石块被炸得飞了起来，同时蹿出一道两米高的火浪。

离开爆炸中心的秦寂言，并没有急着飞上屋顶去取解药，而是再次朝秋离投了两颗铁球。

爆炸声响起，处在爆炸中心的秋离发出一道惨叫，然后飞蹿而出，身上带着火焰，如同一个行走的火人。

“秦寂言，你好样的。”全身着火的秋离，还有力气朝秦寂言放狠话，可见他虽受伤，却无性命之忧。

秦寂言眼眸一闪，没有任何犹豫，持剑朝秋离刺去。只是，秋离早有准备，秦寂言持剑过来的刹那，他就往外跑了，身上的火依旧在烧，完全没有熄灭的迹象。

秦寂言欲追，可就在此时，身后的屋子突然塌了！

“你杀不了我，也拿不到解药。”秋离在飞身离去的瞬间，留下这么一句话。

秦寂言眼眸一沉，果断折回去拿解药。

此时屋子已倒塌大半，放在屋顶上的解药，也随着摔了下去。秦寂言飞身跃入屋内寻找解药。可就在此时，突然有巨大的石头，从四面八方砸过来。

“该死！”为了闪躲一块迎面砸过来的石头，秦寂言不小心扯到了胸前的伤口，疼得他差点儿摔倒在地。

“秦寂言，你无法拿着解药从凰园走出去，因为我不允许！”秋离的声音再次响起。如同之前一般，四周都是他的声音，根本分不清他在哪里。

“朕一定会拿到解药！”秦寂言目光坚定地在屋内搜寻，终于看到了那个木盒。就在秦寂言捡起地上的盒子准备往外走时，整栋屋子瞬间坍塌，把秦寂言埋在了里面……

凰园轰然倒塌，灰土都冲上了天，桃林外的人却什么也没看到，什么也没听到。

秦寂言进去后，桃林里的红毯也跟着消失了。暗卫等了两天两夜，也没等到秦寂言出现：“怎么办？皇上都在里面待了两天两夜了，到现在还没出来。”

桃林入口离凰园不过百余米的距离，正常情况下，他们站在桃林外就能看到凰园的情况。可现在，他们不仅什么都看不到，而且连一点儿动静都听不到。在等待的这两天两夜里，暗卫不止一次提议，把这些桃树全砍了，却被暗一否决了。

“有高手在桃林布了阵，我们砍掉桃树并不能毁掉阵法，说不定还会将它开启，把我们困在里面。”

“不能砍，那烧呢？”一计不成，暗卫再生一计，暗一意动，可最终还是摇了摇头：“皇上还在里面，万一伤着皇上怎么办？”

“难道我们只能眼巴巴等着，什么也做不了？”

“我们要相信圣上的实力。”暗一闭眼掩去心里的担忧，强打精神说道，“你们轮流去休息，养足精神。”

这个时候，暗卫们自是睡不安稳，可是没有办法，他们就是睡不着也得睡，包括坐在马车里的“顾千城”也得好好休息、养足精神，这样才能随时迎接挑战。